

雲南騰越州志卷之九

奉直大夫知騰越州事屠述濂修

列傳下

名宦
列女

流寓
他釋

人物

孝義

方技

一統志例先名宦次流寓次人物列女仙釋釋從之

至孝義方技俱在人物內亦因前志尙標其目焉

名宦

吳志名宦議曰沈祖學志載合祭法者凡名宦八人其中有當議去者毛福壽按明史毛福壽卽毛勝勝之爲人貪財好色自請更名其來騰二次亦見於史其應如舊者七人元則楊立義明則何福方政王驥侯璉楊寧樊瑩均無

可議應添入者指揮同知陳鑑首請建學永昌知府嚴世泰請復州治公事王惟賢志興水利同知漆文昌盡心邊務知州李言沈祖學陳克侯余懋學李之仁安邊治民行政皆有可法凡九人入

國朝則知州唐翰弼孔毓瑱唐世梁騰越協哈國興四人或志在生民或功在學校或勳在安邊宜崇祀以光史乘因穩括二十人事實為駢語以俟詳請

楊立義 元同知 何 福 事具重臣傳

方 政 事具忠烈 王 驥 事具重臣

侯 璉 與楊寧俱事具重臣王驥傳下 樊 瑩 事具重臣

楊 寧 具重臣傳 嚴時 具重臣傳

陳 鑑 名見衛秩下 漆文昌 名宦本傳

王惟賢 具後名宦本傳 沈祖學 事具職官

李 輻 事具職官 余懋學

陳克侯 事具職官 唐翰弼

李之仁 唐世梁 以上俱事具職官

孔毓瑱 具職官 哈國興 事具名宦本傳

凡列傳上所載多矣論志法皆為名宦而復列名宦之目則贅矣然吳君為祀而言也故仍其目而以所撰次繼之前志有守巡兵備二門其駐節騰越籌邊取士有政績者

編入州志故爲摘其尤卓卓者餘以類附兵備自蕭蒼以下凡二十五人守巡自周彥琦下凡十五人

賀元忠

賀元忠字澤民江南吳縣人進士宏治間由監察御史在

兵備道

持喪廉介時稱賀破靴嘉其清也未久卽去行李

蕭然郡人聚百金於驛亭爲贈元忠正色却之送者泣元

忠亦泣

而下而去後人名其亭曰却金亭先是秦和進士蕭

蒼爲兵備至騰設道署其後永州進士趙炯字文鑿剛正

有爲新學門立峭壁擬建龍川江橋事載橋梁正德時陽

曲進士王槐字應貞在官八年嚴以治下強橫斂手終任

如一日安福進士羅善字復之與閩宦相忤乞休去大庾

進士劉節字什夫時南鎮貪暴以法繩之不稍借革鎮之

議自此始此其尤卓卓者什夫著有廣文選倍多於昭明

本其印本流傳江浙尚用雲南紙亦好古之士也而革鎮

復府州治又有祁門進士汪標字立之皆著績於宏治時

而嘉靖時富順進士劉用中字道行勤恤民隱瓊山進士

唐胄字平侯與士子講三禮之學時士酋莽信虐胄計擒

之木邦益養構兵胄遣使宣諭木邦遂獻地建平進士潘

潤字時雨復屯倉建龍江橋閩中進士汪維賢字宗程吉

水進士張綱字美中議免騰越征交趾運糧有遺愛牌桐

唐胄

城進士吳檄字用宣萬安進士郭春震博雅能文有兵部

擣在騰請疏城壕閱城練兵均有紀律瀘溪進士李樂喜
講學訓迪諸生除阿坡巨盜軍民稱快又晉江王春復慈
恕廉介喜講學尤恤邊軍創改義倉軍民稱便山陰張輻
字文衡廉明樂易值阿思諸夷仇殺或請征之輻曰撫之
不從用兵未晚乃遣人往諭果從命皆嘉靖間在騰之可
記者其隆慶則饒州進士鄒先祚字承鄉治河堤置守禦
倉修學宮議夏秋免解罪犯過潞江非重辟者停止萬歷
間則德清胡心得字元靜性嚴重無他好不攜妻子惟一
蒼頭侍有王三原之風緬犯干崖南甸刀森與武生岳太
成為緬間謀心得計擒刀森杖殺大成衆心稱快凡此諸
人有宦績於騰故附於賀元忠焉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進士其來騰也接許天琦之後先是
天琦見三宣六慰諸土司悉受緬約束憤惋之甚遂一意
招徠諸夷稍稍通時莽瑞體圍孟養思箇堅守不下天琦
遣指揮侯度持檄撫諭思箇受檄拒緬益力緬大發兵攻
之思箇告急會天琦卒而汝芳至犒思箇使令先歸待援
遂調兵至騰越箇聞援兵喜令土目馬祿喇送等領兵萬
餘絕緬糧道導大兵伏曼撒誘緬兵深入箇率蠻卒衝其
前而約援兵自隴川尾擊之緬兵旣敗糧又絕屠象馬以
食瑞體窘甚會有陳於巡撫王凝言生事不便者凝馳使

兵機

六事
初卷
卷九

止援軍六芳聞檄退思箇待援不至岳鳳時叛附緬偵知
之集隴川兵二千餘程進導瑞體由間道遁去思箇追擊
之緬兵大敗當是時幾獲瑞體嗟乎若非王凝止汝芳緬
將匹馬不返而孟養終不至沒於緬其誤封疆之罪可勝
誅乎天琦字大正晉江進士汝芳才識敏練好講學而勇
決如此惜乎為王凝所沮也王凝字道南宜城進士著西
寺貽藥漢人傳之名宦
李材字表成江西豐城人進士萬歷十三年莽應裏復攻
迤西陷密堵速送二城其會思威告急時撫夷同知宋儒
雖之材喜立邊功命參將劉天俸往援天俸亦憚行令把
總杜斌李朝以少兵往密以營中旗幟軍械授迤西夷兵

李材

通西

其也

蘇鄴
作蘇鄴

反復推
本言之

唐臣誤
封疆事
令人痛
積

分佈緬疑大兵至驚潰思威擊之斬首千餘
功報捷材以聞已晉材僉都御史巡撫鄴陽顧驗所得
夷兵不知取旣而復往已潰瀾以冒功為巡按蘇鄴所劾
詔逮材及永昌府陳嚴之同知宋儒騰越州陳克侯下詔
獄然思威方遣人齎表貢方物謝而鄴之疏已發恐已負
乃刪易其表而進之朝廷竟不知材竟謫戍嚴之等皆削
籍並削巡撫劉世曾籍天下寃之蓋自王凝沮汝芳之援
師以致緬逸去朝廷專事姑息不敢窺緬反令思箇還所
俘兵象且賚以金帛為好言慰莽瑞體瑞體不謝七年復
攻孟養殺思箇盡并其地不敢出一卒為之援反遣人招

緬緬不應瑞體死子應裏內侵劉綬鄧子龍大破之乘勝直抵阿瓦時十一年也使不旋師而緬可滅顧師回而應裏復出攻孟養蠻莫聲言復仇副使李材備兵騰衝遣兵援之戰於遮浪大破其象陣生擒五千餘人招降思化其功大矣而以報級不實坐謫戍是為緬報仇也蘇鄧之罪可勝誅乎緬之橫也自莽瑞體父子顧其內犯也一創於羅汝芳再創於劉綬鄧子龍三創於李材皆江西人也而後陳用賓誘暹羅以制緬緬自是亦益衰然卒未大出也汝芳不過調兵至騰越材不過使把總以少兵往皆以夷攻夷坐收其效即劉鄧不過各帥五千人遂抵阿瓦

羅汝芳
劉綬
鄧子龍

李材

李材

嘗加麓川之役用師數十萬至騷動天下哉故守封疆在得其人也吾故表而出之

漆文昌江西瑞州人貢士由永昌同知擢廣南府陞兵備其為同知時莽應裏連年入寇諸夷各懷反側猛哈思化等皆助逆時議用兵巡撫蕭亨令文昌撫之文昌單騎入賊壘宣示德意夷眾服其廉能稽首聽命後與巡撫陳用賓築八關開十八屯親履相度備嘗勞苦時猛卯多僭叛投緬文昌授計木邦擒而斬之終明世邊境以寧

李先著

李先著山東蓬萊人進士為金騰道素為夷人所信服後調臨沅分巡叅政時順寧猛廷瑞與大侯州奉赦構變悉

先著會同金騰道邵以仁叅將吳顯忠提兵勘處犄角而進先著以廷瑞無大罪堅議撫之廷瑞持千金請命先著恐却之失夷心遂以金充兵餉廷瑞遣子送印聽撫邵以仁吳顯忠乘間襲擊破之並誣先著受金狀巡撫陳用賓劾之被逮死於獄巡按毛堪爲之頌冤嗚呼陳用賓有功於雲南而晚節不終陷李先著殺猛廷瑞至武定之變畏縮懼怯如兩截人蓋有奪其魄者矣身逮名喪得非二人之報乎其後多安民叛巡撫周嘉謨委同安進士黃文炳同叅將董獻策討擒之議立其弟多安靖隴川始定此皆其甫之有功於騰越者至於守巡之可紀者永樂時

水周彥奇當麓川緬甸仇殺單騎深入宣布國威諭以禍福各夷俛首聽命正統時則邯鄲進士賈銓奏除土官十餘部貢馬海肥錢塘進士鄭顯巴縣進士張清俱有籌餉修城均屯之蹟景泰時福清進士夏裕定屯疆界成化時郴州進士何俊騰學初建兩至校士宏治時巴縣進士胡績學字畏之督學蒞騰校閱嚴明士始嚮學正德時寧州進士周季鳳字公議華亭進士李希顏字原復皆以督學爲騰士所稱而希顏始開餼庫增廣如制長洲進士朱袞字子文以副史理屯清戎至騰嘉靖時宜賓陳卿字汝忠有風裁中江王維賢字士官號卓峰兩蒞騰從歐陽南墅

講學經畫多實政與諸生講明心學除騰龍兩驛苛派積
弊設立規條築鵝籠緬箐侍郎三坦流澤溥矣祀名宦隆
慶時廣安貢士趙龍建倉萬歷時馬平進士徐養正號棠
泉憫諸生秋試路江瘴發爲立石以告後任者須冬月正
二月無瘴時赴府至今守之錢塘進士陳善號敬亭以騰
去滇獨遠且夏多阻雨諸生應鄉試多徒行染疾詳請每
生給堡馬一匹二生共堡夫一名閩縣進士陳洙曾以提
學道至騰此皆分巡提學之有德者因附書之焉
劉綖字省吾號草堂南昌人父顯官都督綖少豪縱與葉
羽便師曾說盡得其藝術軀貌雄偉眉宇若神能用鑽鐵

刀重百二十觔馬上輪轉如飛時稱劉大刀每裝束臨陣
神彩忽變如俗所畫關聖像矢石至馬前五尺許自墜地
不得近蓋得金鐘罩術也綖結髮從戎所著戰功甚多茲
特著在騰者當萬歷十年十月岳鳳以隴川宣撫權喉莽
瑞體之子莽應裏結耿馬罕度南甸刀落泰芒市放正堂
應裏從父猛別等起兵象數十萬分道內侵以灣甸景宗
真爲鄉導十二年正月攻雷弄蓋達干崖施甸施甸前志誤
作南甸今從
明史土 陷順寧鳳子曩烏又領兵六萬二月突至孟淋寨
指揮吳繼勳千戶祁維垣戰死遂破蓋達副使刀思定求
救不得城破闔室俱盡是年冬諸土司盡從賊賊益張且

窺騰衝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諸郡事急巡撫劉世曾
 巡按董裕共奏請以綎為騰越遊擊將軍移武靖叅將鄧
 子龍於永昌各提兵五千赴剿并調諸土軍應援十一月
 二十六日分道並進而鳳與應裏亦西會緬甸孟養孟密
 蠻莫兵於猛卯東會車里八百孟艮木邦兵於猛炎復并
 衆入犯姚關關在施甸東四十里距永昌二百六十里凡十土司之兵計衆應
 數十萬一入關則蔓延不可制子龍堅壁壘靜待時賊勢
 甚盛綎與子龍伺間突出擊之大破之於攀枝花地斬罕
 度與宗真宗真既死賊失所歸導各奔潰綎念賊之構煽
 由岳鳳不得鳳則散且復合於是間招鳳鳳亦懼願降綎

書

此

字

氣

衰

責其獻所得符印及蠻莫孟密地如約綎知其誠遂以送
 鳳妻子為名分兵據沙木籠而已馳入隴川境鳳降綎從
 率兵追緬二將先遁留沙兵於隴川綎攻之鳳子曩烏亦
 降綎仍攜鳳父子往攻蠻莫平之招撫孟養移師孟璉生
 擒其魁於是三宣六慰之地盡復明年春遂進兵征緬為
 露布以聞曰為仰仗天威蕩平巨寇恢復三宣六慰傳露
 布以報大捷事伏以王靈丕振恩威暨及於邊郵天命維
 新聲教復施於荒服幸膚功之克捷占景運之重熙叅照
 逆夷岳鳳等原以土司部落糞草賤夫狐媚欺孤謀主奪
 印雄吞六慰威劫三宣馴至結連逆黨吞食諸夷遂及勾

引莽會憑陵中夏上歲殺喪官軍肆無忌憚近年侵佔內地實屬伺窺蓋謂騰越永昌皆彼邱壠所在碧雞金馬亦其桑梓故墟是以蜂屯蟻聚謀爲不滅輒敢鴟突鴞張志非在小憑寧狐之坵跳梁見怪恃狡兔之穴踞伏偷安以爲威弧不射容知天網難逃本職奉命以來神飛智湧足蹈心馳自奮與賊勢不俱生恨不滅此而後朝爰以萬厯癸未十一月二十六日橫槊誓師分哨並進披歷險隘直抵賊巢元惡當卽倒戈就擒脅從悉皆俯首受縛月射于山喜獲田禽之利風行六詔戴揚霜隼之威惟時大義結於衆心勝氣騰於千里神武龍驤於七校謹聲雷動於

九天誰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戈戟連雲直欲移烟塵於海島鼓鞞動地還期洗兵甲於天河鬼蜮盡在目中凱旋指諸掌上虎穴笑談平功收不戢狼烟呼吸息績底咸寧據金沙城蠻哈言有大而非誇通寶井跨南溟信無行而不利土地充拓者不下數千餘里擄掠奪回者概不計數萬餘人緣相機宜薄施措置撫岳鳳而姑縱之欲南夷聞風而懷服討蠻莫而隨宥之欲逆黨畏威而創懲招猛密褒其母之慈賢招猛養表其兄之忠憤縛罕氏以復干崖故土納木邦以慰殘蠻來歸誘洞吾之憤爭使之自相屠戮論阿瓦之欲附使之反面仇讎襲賊將於猛密謗黠夷

之羽翼擒莽罔於猛養去巨寇之爪牙至於芒市賜跛猛
 甸遺氓之失業已久則招安之以厚我之藩籬南甸雷弄
 盍達黔首之顛連尤枉則賑貸之以固騰永之門戶切雲
 霓之思者望風而響應避水火之厄者襁負而爭先當鋤
 強戡暴之威存問死扶傷之惠試兵甫及二月犁掃為之
 犁空遂使海濱梟雄咸謂天威莫測遐陬童叟共歌聖壽
 無疆第念疆宇雖已廓清莽酋猶然肆大若不亟加剿滅
 終為禍根蔓延際可乘之時而經畧譬若建瓴假憚壓之
 威以剪除勢如破竹即於甲申年二月十一日糾合諸夷
 款血威遠營部符定蹤連橫進討蓋雖不殺止殺實則以

夷攻夷財不費而國威愈張師不煩而軍威益振共集堂
 堂之陣用成赫赫之功俟蕩平之後另圖改土歸流於平
 定之餘更宜築關建堡設大將旗鼓以控制要衝立諸司
 衙門而相為犄角遂行屯田之策以足食而財可以富保
 障堅於未形及練土著之民以足兵而力可使強么麼庶
 幾無患由是雨霽雲開見隴樹蒼山之色風清虎靜斷羌
 絃番管之聲而滇南之安永保萬世無虞矣地方幸甚國
 家幸甚敬馳露帑以聞初擬定隴川以岳鳳有心計能服
 諸夷為諸夷所信嚮雖五獲不啻也其子亦狡黠善招夷
 夷盡從之故厚結鳳父子許以不死而鳳亦感激願盡力

兵勢

於是孟哈思化迺西思威木邦罕鳳等聞經撫鳳厚知天
朝寬大俱殺緬使詣經降罕拔之子罕進忠故化感亦集
其餘衆來奔諸夷望風內附者踵至經遂之合盟於威遠
以征緬其露布中叙明措置機宜首在於撫岳鳳而姑縱
之蓋謂縱岳鳳以招夷夷歸而緬何可滅改土歸流爲永
世計其意氣策計可不謂壯哉其時由隴川孟密長驅直
抵阿瓦鳳父子先之諸土司翼之緬人畏懼莽端體之第
猛勺知不敵詣經降應其款城不敢出謂平緬之功在於
旦夕而當事者但知以獻俘爲功日促解岳鳳且有蜚語
謂廷與鳳同鄉故化之意且謂其不得已乃縛鳳及翼烏

予使者去而諸夷解體多復叛經見勢不可支命朝廷遣
經副總兵鎮蠻莫以思順爲土官經遂去阿瓦至蠻莫其
部下多健兒因揚兵於金沙江築將臺於王驥故址教旅
而還經威名甚重其還師也賊憚之不敢逼還至騰越旋
以兵噪降去而應裏於是以其子金斗守阿瓦復出攻孟
養蠻莫矣岳鳳至京師竟以俘誅嗟乎岳鳳乞降旣受之
矣又復有功其降可宥其功可賞而反誅之爲則寔矣謂
坐失事機不尤可嘆恨哉自元人曾破緬之江頭城詎勝
越纔十五日路耳又南十日爲太公城又南八日爲篤來
城又南五日爲安正國城又南五日爲蒲甘緬王城卽闡

論

瓦城也距州四十三日路計江頭城不過在今八關外太
公城不過在新街老關屯之間迨抵蒲甘卽喪師而返與
細平而經長駟直抵阿瓦者由用夷攻夷以岳鳳與之市
耳元人用兵於緬自至元十四年起二十四年止近十餘
歲甫一至其國都卽經抵之以旬朔此其神速百倍於古
人其用岳鳳猶武侯之用孟獲也大功垂成阻於中制古
今來假事往往如此當時旣已畧之而不道而史本傳亦
不張皇推闡而表著之惟滇志畧著其事故因爲叙及傳
後之覽者共爲興慨也世俗傳劉經事江南北兒童能道
之嘗泊船江干江盜跡商船以草履識其尾商知之

江在望

控綆船而潛移其船他浦半夜盜至以爲商船也人出卽
見刃殺數人經起取刀削其樓盡倒盡誅盜餘二渠上岸
走經追之曰吾劉大刀也爾止可活不止吾放雕翎箭死
矣盜驚伏地請死經收以爲用所向克捷皆二人爲先鋒
其善用入皆此類嘗次華陽鎮河楚置謂宜下熬大黃湯
滿釜連飲數十碗暴下而愈其善殺如此經旣副總兵師
旋文武大會於永昌晏樂酒後以爲經意謂其不能也經
授筆而書之云祖習于戈未試諸公席上命留題瓊林
晏會君先到關塞烽烟動知勇髮接韉牽戰馬折衣抽
線補征旗貔豹百萬臨城下誰問先生一首詩一座盡驚

遂哄傳而下至江南北至今人人能誦之此詩固載於永昌志也。綖以父顯故早立功勳而羽便猶如故。迨綖謝入選會說乃爲書爲於綖未至而綖已敗死。世傳其死時猶著形天干戚之異云。

鄧子龍江西豐城人。緬甸犯邊子龍爲叅將。詔移赴永昌爲金馬。不將耿馬罕虔與岳鳳通犯姚關灣甸。景宗真等助之子龍大破賊於攀枝樹下。斬宗真。虔會劉綖亦俘岳鳳父子以獻。進子龍副總兵官。緬復入寇。孟密把總高國春大破之以犄角功。子龍優叙。自岳罕倡亂議募兵。所募

多亡命。立姚安騰騰爲兩營。劉綖將騰軍。子龍將姚兵。兩軍

不和。爭鬪事聞。以兩將皆有功。置不問。旣而綖罷。劉天俸代之。天俸被逮。遂以子龍兼統之。子龍右姚軍。抑騰軍。騰軍幾變。用他將轄之。始定。而姚兵又驕。因索餉爲亂。子龍坐褫官。會益養息箇叛。巡撫吳定釋子龍於對簿之間。命立功自贖。命未下。而賊已平。子龍旋爲總兵官。值猛廣王司思仁。悉其嫂甘練姑欲妻之。勿克。偕其黨丙測叛入緬。爲邊患。蠻莫土司奔等。子龍擊敗之。子龍老將。愛與文吏交歡。其在騰騰。收余懋學爲築萬華館以居之。自稱武橋主人。嘗於九日登萬仞關。題詩云。邊關不見白衣來。萬仞崗頭獨舉杯。西望浮雲遮落日。南來蜃氣出樓臺。自憐

短髮斷殘骨。誰說長纓負將才。何處西風催鐵馬。敗體衰
草不勝哀。又病中聞西騰兵挫。云病眼慵看老莫邪。西南
轉運不勝嗟。誰憐十萬長平恨。只爲當年說趙奢。蓋悲指
揮吳繼勳等之敗也。時衛所不足用。故以趙括議之。當劉
綖露布之傳也。師旋而奔。應裏復出。子龍有憂之。登鎮南
樓題詩云。丈夫生世間。豈爲兒女謀。綱常七尺軀。何不覓
封侯。伏劍眼空天下事。浩然之氣凌青霄。百戰身被數十
瘡。手開雙石三奪稍。義膽忠肝格鬼神。叱咤咆哮走雷電。
醉來解帶大樹眠。詩成落筆揚雄辯。君不見滇南財竭苦
用兵。遐天耳目遙金殿。永平夫少婦運多。騰陽米貴彘金
賤。潞江初瘴鳥不飛。猛林舊壘鳥欲啼。曉傳露布晚報警。
平民疲困何時醒。願將一陣百蠻空。笑譚顛倒乾坤整。大
抵傷邊臣之怯懦。朝廷不知所謂遐天耳目遙金殿也。其
征蠻時蠻驅象進子龍足起蹋一象卽死。蠻大驚奔潰。世
傳鄧將軍一脚踢死象。蓋知象膽之所在。傷卽斃也。爲將
者亦在博雅哉。

哈國興直隸任邱人。武進士。由侍衛來滇。歷任至東川營
叅將。國興世代將家。行兵有紀律。常以先禮後兵之策。行
於邊夷。故所至外夷輒與議話。其所長也。三十一年。普洱
事稍定。大學士楊應詒辦理。伐緬事宜。始由誤用趙宏榜

納木邦
蠻莫原
非失策
失在用
非止八
耳

以致敵繼則納木邦蠻莫之降莫削其黨羽為可不煩大
兵可以集事及趙云榜師敗新街匿不以聞用永北鎮朱
崙為總統以龔士樾陳元震叅贊其事國興至鐵壁軍營
甫出關相度營盤而緬師已大至時十一月十八日緬驅
兵數萬衆來迎國興率東昭兵九百人乘高據柵戒兵卒
無動俟賊近柵開鎗所發無不斃者自十八日至二十一
日凡相持四晝夜提督李時升由黑山門帶兵七百名益
之時緬賊詐降剽追賊從萬仞關入於是撤兵入關緬亦
知我軍中有哈將軍矣三十二年正月初三日緬賊蔓衍
入猛卯李時升命國興帶兵進攻據猛卯城賊反攻甚急
國興親督戰鎗傷右腮穿落門牙十一至十三日四戰
集緬始遁調回州養病五月總督明瑞以將軍駐永昌九
月出師國興從戰於蠻結大破之後以深入無繼明瑞陣
亡三十四年大軍時國興已由總兵擢貴州提督經畧公
傅恆至永籌進勦事宜用水師國興贊成之於銅壁關野
牛壩造船船成於七月進兵隨經畧由孟拱孟養南豐猛
列猛壩羅兵而還師次老官屯水兵不能進賊水陸防禦
甚堅我軍從外面者多病惟將軍阿桂所將龍陵一路萬
餘人新從虎踞關出赴官屯軍威頗壯曾用地道攻之又
築臺發大砲擊之緬頗懼時官屯緬目謝已萬為將遣其

日得魯蘊立柵上遞緬文墾請解兵越日得魯蘊出見國
與國興亦入柵見之曉以利害與謝已萬等議三事一不
許侵擾邊界一還我被留之人一十年一貢時經畧病甚
將軍阿桂集從征大臣議進止皆親畫押撤兵遂班師時
十一月某日也三十五年緬送人之議背約總督彰寶差
都司蘇爾相出關爲緬目諾爾塔拘留彰寶以國興在老
官屯面議不實劾奏又官屯畫押國興曾代常青押查問
青亦以實奏國興至京卽召見陳奏削宮保銜降貴州古
州鎮尋調雲南臨元鎮騰越出防與焉三十八年緬目得
魯蘊至老官屯請如前約遣孟矣等入關議話時金川需

大將奉命赴川國興在邊六月盛瘴時不能待因赴金川
擢陝西提督爲叅贊卒於軍

吳楷字式齋江陰進士牧騰越幹練精細有設施軍興之
後修廢舉敝靡不得爲了艱赴省上官惜其用欲奏留之
力辭其斷於去就如此當軍馬控惚時仍留心於考核有
騰越州志藁因爲條例并序曰余於乾隆二十八年夏以
縣令來雲南越明年而之永昌署永平令旋署永昌清軍
得永志並永昌推官馮甦所著滇考而讀之竊怪當時著
述於緬事頗畧而自明季至

國初永明王入緬始末愛將軍至緬擒歸均微其詞無可考

證自騰越事更殘缺不全心竊病之三十一年緬事起余
署彌勒州帶印從軍因得親歷三宣之地並前明所設八
關內外各境與所傳聞異詞嗣後無歲不來永騰三十四
年夏大舉伐緬余在龍陵總理糧務三十五年夏遂以易
門令調騰越牧時大兵方撤緬留我使臣蘇爾相議防邊
余叅其議今英勇公大學士阿雲若爲右副將軍王開屯
田余以前明萬歷時開二十二屯迄無成效屬籍失傳爲
辭事得中止顧其時大兵方撤防務初起民間窮苦赤馬
芻糧繁費無等雜派差徭有論正供回產案牘積如春筍
每病舊檔無稽時按羅前州沈奉憲志思爲一考核亦不
可得始慨然有志於作志計三十五年至今四十四年忽
忽十年韓昌黎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洵有味乎
其言之也已亥七月九日余在署聞訃守制侯代讀禮之
賤因取十年所記載前事證以元明二史並不全舊志入
我

國朝闕其所可疑者錄其所可信者而於乾隆三十一年以
後則以耳目所見聞奏畧所記載者備載於各門之中不
自覺志稿之初完而吾年亦已老矣志凡二十四門其大
者如疆域山川建置官師學校田賦諸門爲目頗繁皆以
類相附其忠孝節義人物流寓兵制戶口風俗物產災祥

外志雜志等有一二葉爲卷者而於各土司之後附以緬
畧備載元明征緬得失之故於

國朝入緬擒永明王始末並乾隆三十年以後用兵原委有
直書其事而意自見者嗚呼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余無三
長之才祇以十年九宦於騰且得聞名公鉅卿之緒論聊
記載以備遺亡其中漏冗之處尙有望於後人刪削增加
方爲完書題曰志稿後之覽者亦諒余記述之苦心聊以
導夫先路而弗慙直之則幸矣時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一
日也其條例所開者。一星野與全滇無異茲特以并之
兩戒江河合於騰之地里考正之附以氣候。一濬

立州之所由起蓋志以唐虞三代修職中土制治今俱刪
削以充大版圖始。一建置爲一州之規模首城池次衙
署凡倉庫驛站倉庫鹽稅所坊表橋梁亭臺院
落均附之。一疆域爲四履之畛限凡與圖臨夷入省道
里練河落並關隘要區例得附書。一山川另爲門書不
可以疆域限也凡溫泉古碕古跡名勝有增景物之勝慨
樂輒區甸街巷井邑大條宅里之定居附書之。一物產
所以示後之寶五穀而賤金玉最關治邊之要。一災祥
所以示居官者遇災而懼也。一兵制載全滇沿革之大
畧而邊防之要悉具。一官師比他州縣較詳以邊事所

係首重臣次使命次師命次勞臣次兵選次衛秩次州牧
次學秩次武秩而以名宦終焉。一學校另爲門尊聖教
也凡聖廟所由建所由改所由修樂器禮器從事兩廡諸
賢諸儒俱備載生員爲學校之所造文武科目歲選皆自
學校出故附焉。一祀典爲風俗人心之所係渙多佛寺
茲以祀典正祀立於前而以羣祀附之使知法戒。一田
賦爲民生國計之命脉茲分晰民屯各款積十年而考訂
始成頗費精心課款積貯俸廉食附之。一戶口爲盛
世滋生之要務保甲之法於是偏審不可忽也。一風俗
爲政教之風聲繫止俗有夷俗歸人雜志茲特載其典彙

人相同者書之。一忠烈爲風教所係存仁取義於焉效
法前明永明王入緬殉難諸臣俱附於篇。節烈爲婦女
之大節前明永明宮嬪命婦死難於緬者亦附之。一人
物爲一州之表率前明爲多本朝尙須續訪而以鄉賢終
之一孝義爲名教所關另爲門。一流寓有可傳者書之
。一方伎有奇行者書之。一藝文凡有關州事州地州
人者錄之。一土司騰越七土司在在與緬地接其世系
不可不志也緬畧關係邊務附之。一外志記二氏之流
傳別之於外也。一雜志凡志中不能該載均附於此非
第後異聞也。凡二十四門而舊志嘉靖時有沈祖學係

鄉賢吳協卿據易家司志考校而成最爲該備萬歷時有
李之仁志係從沈志續添五十餘年之事無甚增益余於
對簿間得沈志一本得見田賦緣起餘俱軼矣南甸州判
甘君士毅亦於審案間得李志一本術秩獨完餘俱散佚
爲可恨知搜羅之不易云且是志別無襄助筆削之人州
中縉紳之士亦未資訪其中有缺畧者必須潤色增加方
爲完善鄉賢可崇祠者二人名宦應崇祀者二十人頗具
未議尙未通詳後之君子應嗣成之其綜理周密如此其
遇事精悍練幹獨當一面凡緬甸舉動無不知雖數千里
外若咫尺爲臺使所倚任可謂體用兼資矣

朱錦昌字畫圃一字飽雨嘉善人父一飛善詩以才名推
轂起仕至山西布政人稱浣桐先生錦昌工詩能文才鋒
清綺舉於鄉謁銓除雲南令時軍興後諸事盤錯設局清
釐因留省不之官其性坦率與人交無城府無不人人各
如其意以去署雲州牧調騰越一以簡易爲治州在極邊
風俗互異而調馭有道雖極紛紜曾不動聲色古人所謂
居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者殆近之矣陞蒙化廳未至會
安南事起調赴軍前入安南將抵黎城而返權守順寧丁
艱回籍飽雨在雲南十餘年其排解周全隱芘者極大又
性不近名惟予人藹然可親真金玉君子也

流寓

此流寓
中第一
流人為
本州生

元脫脫字大用馬札兒台長子丞相伯顏之致也師浦江
吳直方有學識幹濟伯顏專政其見逐也脫脫有力焉順
帝至正十二年芝蔴李據徐州脫脫討平之即軍中拜為
太師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脫脫統諸省軍討之連戰皆
捷有詔罪其老師糜餉以他將伐由哈麻譖之也削爵安
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又以請
輕列疏論其弟兄之罪脫脫弟也先帖木兒以征芝蔴李
喪師脫脫庇之至是為臺臣所發詔流脫脫於雲南大理
鎮西路時騰衝知府高惠見脫脫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

鎮西路
在雲南
路正西
東臨

元史本
傳語

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辭曰吾罪人也安敢念
此異辭以絕之九月遣官移徙阿輕乞地高惠以脫脫前
不受其女因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己未哈麻矯詔遣
使鳩之死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遣專舍七十六至其地易
衣以殮脫脫儀狀雄偉出於千百人而器宏識遠莫測其
蘊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
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
大臣何以過焉二十三年御史張冲等雪其冤詔復官爵
二十六年御史言設使脫脫不死天下安得有今日之亂
令封王爵定謚未及行而元亡嗟乎使脫脫聯姻高惠哈

麻能伺其間哉使高惠能終庇脫脫則元亡明興時終可
以保雲南迨至雲南旣平乃與也先虎都構麓川以圖恢
復晚矣

明祝摧德興儒士性耿介工詩文尤精易理洪武時以罪
戍騰衝尋宥歸從學者留之遂家焉年七十餘讀書不輟
易恆字可久湖廣長沙人正統中戍昆明復徙騰衝積學
篤行州人賴其薰陶者甚多善書工詩文有思誠稿
吳延齡字永壽餘姚人以賢良薦授清潤教諭因上言謫
戍大理後徙騰衝遜跡屯伍以終其身

陳通字貫之洱海衛人以族人隸伍調騰越俱來其友李
英託寄白金於其家途中遇盜行李罄劫惟李物隨身得
存通至家付英妻聞者異之後謁選出判和州蒞官耿介
致仕回仍居騰越壽九十三卒

楊彬江西人以客遇騰越遂家焉長於詩賦又能以義方
訓子人咸重之

周東華明季甲申年有崔探花闔門雁難其弟自燕京遁
人滇至騰越改姓名爲周東華寓居寶峰寺有辟穀術口
不談釋道之言以儒理叩之則娓娓不倦曾題毘盧寺一
聯殿古含烟冷樓空得月多真仙筆也騰士吳茂桂段真
等十數人延於雪山師事之著有雪山集二十四篇當變

華時遂遁去事定奇書一卷於騰乃語敏恕道者問答語也語皆中庸理致後竟不知所往

徐宏祖號霞客江南江陰人年三十家有母每歲三時出遊寒冬覲省以爲常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不治裝能忍饑數日能食卽飽能裹糧走數百里蓋奇人也曾三至滇尋金沙江源極於黎牛徼外作溯江紀源一篇載藝文霞客在騰凡山川一拳一石纖悉皆記考之歷歷不爽志欲入緬有人止之不果行赴麗江木土官以筍輿送之歸遂病卒霞客常言曰張騫鑿空未睹崑崙唐陳元奘元耶律楚材衍人主之命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履窮流沙大崑崙崑崙歷西域與三人而爲四死不恨矣楊文定撫滇時常手抄其遊記笈筒自隨云

國朝劉崑字西來江西吉安人進士康熙初年任雲南府同知吳三桂叛崑執節不屈安置騰越後大兵定滇擢湖廣常德府知府

劉煥章號霽軒江南武進人進士乾隆三十四年官浪穹知縣因署蒙化同知任內被劾遣戍以赦改徙留滇州牧吳楷其同學也迎至騰越掌書院煥章工舉子業在滇曾刻自作制藝數十篇爲士矜式來州纔數月士從之遊甚衆以病卒州人士莫不哀之二子至滇扶其喪歸里

人物

王冕字仲端初以儒官謫清水關巡檢正統間王驥征麓川冕上邊畧甚諳夷情麓川平以功任所鎮撫

張潤字汝霖少有才望宏治應貢北上授楚雄訓導守已清介秩滿送親還騰卽不出仕居家有清望

劉敬字光誠中宏治己酉舉人三上春官以母老不忍遠遊疏請終養授嘉定州同知部劄居家三十餘年以謹厚稱

江城字惟翰中宏治辛酉舉人丰姿凝重仕廣安知州平易近民值歲悍城就儀門傍石崖露宿以禱夜夢雨果雨士民爲作夢雨亭所著有寧齋行稿省志入文學

易經處士恆之孫字入常中宏治辛酉舉人幼孤母病朝夕侍湯藥者七年爲文典實工於詩學使者特令就學年逾三十中式後會試卒於途著有時軒吟稿楊慎爲撰墓誌省志入文學

易翼之字孔彰正德丁卯舉人初署冀州學正丁外艱補崇慶州學正陞長壽知縣爲政不事苛細與上官不合而歸隱於龍川江學者長從之遊翼之善道古今事自幼至老手不釋卷所著有四書音義會編春秋經傳會編詩話類抄古今詩評騰司志稿等書行世省志入文學

王宗字紹曾通經術工書翰尤不妄取予歷官二十五年
委徵屯糧收放無二耗羨不歸私橐嘗市官牛以給軍戶
當道重之

尹宏字德廣篤行純孝建書屋數楹延文人繼辭左所百
戶職居瓦甸里以秀才稱之

王統字文瓊父宗以百戶致仕統有文名郡忠尙其學意
氣清醇未經出仕按永志科目鄉賢兩載其名而科分兩
出其年滇志科目又無其名俟考

吳璋字廷獻號執齋嘉靖乙酉舉人過浙聞學於王陽明
之門居三年所養益邃授長壽縣教諭倡明理學教人以
致知力行學者稱執齋先生璋去蜀歸居不出自號來鳳

山人時永昌守嚴時泰有善政至州築龍光亭而璋爲記
之云城西南二里許有江號大盈沿鳳山麓左上跨以橋

名曰龍碕躋者宛馮虛步響漢水聲泚泚行潮邇響益震
逸數百步危崖絕壁懸斷千尺霏雪下江清冷沁人慮

襟滌可愕可忻恆若素練倚崆晴霞覆岫景騰者題爲
龍洞垂簾嘉靖丁亥永昌郡守木山嚴公蒞止公餘登之

詩命工伐石建亭於對山之椒而顏以龍光烟雲杳霭
如乎孑然益增奇麗辛卯秋七月旣望來鳳山人偶杖屨

遊商風時至天宇曠清把酒臨風凭欄寄矚俄頃之間千

態萬狀颺蕩如驚幡聯絡如綴旒大注如殷雷派分直注
循巖潺湲如蜿蜒爲風所過如盤桓縈戀而始落或汎湍
激射上飛向人如溟濛霧雨沾灑巾服石齒激瓊苔蘿
碧左右巖壑陟降徘徊真足以怡情逸想爲騰奇觀也
山川之氣畜之也久則祥之發也必盛異時有薄景暉作
霖雨爲龍爲光以洩洞靈之秘者則斯亭也詎不以名勝
聞耶姑因今日漫遊記其概云省志入鄉賢以爲金齒司
人

鄭文燦字國光嘉靖乙酉舉人有雋才督學孫石磯與張
南園俱器重之著有夢驥賦早世卒省志入文學

林儒字成大隱士林興祖於嘉靖壬子舉任墊江知縣律
已介御下簡卒於官載良吏傳

吳宗堯字協卿嘉靖癸卯舉人歷馬湖府同知復補延平
所至有賢聲終養歸嘗從湛甘泉蔣道林遊講求性命之
學刻道南錄沈祖學之修志也稿皆出協卿手叙述詳盡
有斷制又生長邊隘熟習於山川形勢夷情險易所議論
皆切實可施行嘗爲近騰諸夷說云此一綫之地官於南
北者雖土著世臣然調兵出令自爲聲教羈縻不絕而已
故雲藩統稱西南其實南北之中各異其俗亦各異其政
正統以來經畧南夷者設爲宣慰司六禦夷府二宣府司

協卿之
說論不
惟於經
畫分則
而筆力

後漢廉
得似賈
太傅遠
方有此
人而位
不遠故
中土人
不之知
也使其
見用其
功業豈
在揚文
襄下哉

繼表並
非功敵
至人猶
然

三州四安撫司一長官二其附屬者不與焉建置之法地
廣秩崇者遠地挾秩卑者近近者資其屏翰故撫治之所
常及遠者疏其約束故法令之所簡施其遠者如孟養阻
負於西最為荒僻緬甸八百老撾地皆瀕海木邦車里猛
密又在其內凡此七夷皆雄長地大而民衆據地阻兵不
可號令於我若無所益但其勢均力敵彼此頡頏不敢妄
動似亦可為牽制之術然尾大不掉終恐難馭切近小夷
吾恃以為屏翰彼且畏服遠夷大兵一臨膽落而氣喪何
屏翰之有哉夫夷之遠而大者若老撾若八百若車里去
我甚遠木邦前頗効順惟孟養則叛夷之餘慮與我鄰
而久這天誅若洞吳則勃起之緬酋也乘釁妄動肆侵鄰
境隴川則麓賊之舊地思可叛於勝國思倫叛於國初思
任叛於正統思機思卜嗣而為逆豈其形勢多所背亂歟
何梟獍之迭生也於此三者須當預為之備然孟養方為
緬人所困緬人亦在懸遠且緝力薄材素非勅敵所恃者
象馬火銃而已其所以為之耳目伺我動靜者不在所防
之遠夷而在所恃之屏翰如不察此為虛聲恐動或屯戍
以備之或益兵以防之或築鑿以衛之或和羅以待之或
遣使以撫之皆恐無益實用而才力兵民胥將疲於奔命
矣隴川干崖賴以防遠殊不知遠者不足虞而近者所當

備故論滇西南夷之大勢東以沅江爲關車里爲蔽而達於八百西以南甸爲關麓川爲蔽而達於緬甸諸夷之地惟麓川爲最大且要其形勝足恃若此而又狃於習亂其可玩而忽之哉自昔禦夷法如曰卽有逆萌乘其未集霆擊而颺赴之則怖急者可床下伏此制勝之說也如曰歲簡良使深入夷方卽有事釁隨加策斷抑強扶弱不待其張此撫理之說也然夷地險阻多瘴至於用兵非可朝聞而夕發則制勝之說不可輕用使臣入者惟務豐其橐金虛文罔上撫理而非其人反以滋夷之玩是皆無益於事竊謂近者未治難以言遠賈太傅告文帝欲衆建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亦則無邪心使天下之君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惟上之令莫敢不行文帝未之從三父偃襲用其說而諸侯自削此古今之善謀且以今事如永昌施甸之夷亦猶悍難治者假使唯一酋統之豈其易服乃裂爲二十八寨各有長一人妄動羣攻之矣二百年來帖服無事以處置得宜爾也竊謂諸夷如宣慰輩所部甚大於其子孫豈不欲人人貴之哉如區畫有方祇以恩撫之凡其地大民繁而欲希光澤徧所親在所不靳彼皆歆於秩命之榮自相效爲分土之計不必勤兵數傳之後諸夷且削弱自戢今隴川卽昔麓川措置最宜急者往年

麓川多鯉多鯨多鰈同時爭襲至今爲未斷之獄向使曩時裂土分之三人之爭且急而屢叛之地患根且拔矣惜此機之失也近小之夷如南甸類則不必如此惟申明舊制悉錄有功舊爲副屬而今廢者舉復以參制之有廢絕者據副屬之地歸爲我地毋使夷性得以專恣自大則患免矣或曰夷土吾何利之夫苟世爲夷土而大有利害所係亦當取之况昔皆華人爲之副爲之屬各有分地焉彼獨兼之恬不問罪益得恣肆今按籍歸我是謂申畫何利之哉若干崖副屬俱存但令其牙爪相制此易於南甸者于崖南甸近夷也二夷馴服騰維固矣日展日拓安知龍

吳宗堯
形勢道
里論

川之不可令哉三宣撫旣聽約束以歸地爲縣置禦則騰有輔邑卽遠夷有妄動警報先至得早爲之防屬邑恃騰爲之後騰有屬邑爲之屏可以百世鞏固坐取全勝此似杞憂然麓夷之叛醜禍甚巨實殷鑒也如機有可乘時有可決何惜爲之哉又爲騰越山川封土形勢道里通論云夫山川封土形勢道里互相通涉竊嘗統論騰之爲州僅彈丸黑子之地江山阻絕孤立西陲四封之外羣獒蝟集所以彌囂固圉者不先講畫一旦有警奚遑措置易謂設險守國夫險之未死猶且設之故浚隍崇堞聖人之所不廢况有自然之險或以委之彞或不知懲其阻或鄙而外

此固難
也

之或以滋他族而害我封域承平不能無虞卽有妄動將
若之何所謂委之矣者金沙江是也金沙與瀾滄三水皆
源吐蕃入南海號南中經流而金沙江之大且十倍瀾滄
極邊有此固天所以限彝夏也沿江之內多有可保可若
之所如畫江阻險而於江內有所建設統之州衛則界限
以明侵盜以遏騰之形勢不期重而自重矣國初重臣經
畫者謂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內宜流不宜土於
此限斷以別土流以分內外其辭嚴矣然昔論江南形勢
者必得江北之地而後江可守築三受降城者越河之外
而後河爲用况可以內地而委之彝乎經曰申畫鄴圻壤

固封守內地且然列於邊徼騰之疆域所以明畫固封
守者似疎矣東南西北境雖亦變落然皆馴狎熟矣接境伊
邇未有混并掩取之患惟西界以荒遠之故久爾湮塞考
之里麻長官司瀾金沙江而後達是騰所至西曰里麻則
騰境蓋上於江之濱也正統間其克麓彝驅之江外惜師
旋後麓賊殘孽仍據孟養江內之地漸爲侵據循習旣久
不復知金沙江昔爲我界也我地我險彝得居之圍衛單
弱益與彝近且緬甸洞吳熟於彝邊沿江而上可抵茶山
倘有竊發潛師躡境淹忽而西有不及知者矣制床以膚
爲容緩視或曰其地多瘴非可以華人居也夫賓川之牛

卷之九
初

并里永昌之上江十五道皆瘴區也皆爨氓也編之甲甲
殺之驛傳律以國法官屨不聞有違戾者如處置得宜卽
其地因其人寬其法薄其賦酋長舉仍其舊而惟漢署其
名羈縻約束總之州衛彼且歡趨而競至也奚不可哉所
謂不知懲其阻者潞江是也麓巒之叛也上江刀招漢爲
之腹心嚴柵阻江爲之扼守王師進討而屢失利黔滇之
先驅不前方督之征旂不返皆以潞爲之限也夫潞固多
瘴素爲夷居本朝仍其故俗不以宅華人善也仍其故俗
終不知變則善而未知盡也何也藩省郡邑猶人之四肢
百骸榮衛灌輸然後脈絡通而強固臻潞界永騰之關而
喉所寄命脈所關騰爲永騰非此不達永爲騰援非此不
通脫有非常一槩橫江扼險乘塞遂孤絕於外往以么麼
小醜如刀招漢者助賊阻距雖大軍雄武不免於挫銳今
可不爲之所哉夫潞所以能爲梗者其地則瘴其人則彝
長江洶湧足以依負而高崙山復崇峙於其後吾之征旅
旣不便於其地又不狎於其人欲長驅直搗阻於江山之
險欲久任熟濕困於暑濕之蒸兵至於此是謂陷地而奔
寇據之則水土與之相習種族與之相同久而莫之變是
謂遺患况爲西南之襟帶哉考滇西郡邑通衢之所經出
率皆華其人而漢其法雖不無諸彝錯雜然皆僻處山谷

無有直當通衢者惟雲南縣賓川州之間尙有巽蠻居於
赤石崖等甸永昌騰之間尙有百彝者居潞之沿江土下
經途喉舌之地顧容株離異類隔於其中故二處所隣亦
各嬰其桎焉麓寇拒御則刀招漢爲之驅使安鳳湧亂則
亦石彝四處劫掠論徒戎者曰非我族類則其心必異非
箕迹之足徵乎近石崖等甸已於白崖置督捕府患乃少
息又於賓川亦置督捕府患可全弭此可謂處置得宜爲
潞之計雖彝其人漸變其俗須置一千戶所以永騰衛中
分調金齒騰衝二所士伍城郭而守禦之庶得其類附於
我忘其爲彝之陋安於爲夏之實而緩急有賴若爲彝不
可變則健爲越雋終於彝而已矣今之視昔何如哉況
非遐壤人非勁族潞江安撫司原領於府祝賀必至部按
必謁課辦必輸驛傳必應族類雖彝而馴服已久可以令
從禁止其鳥音左服漆齒雕題之習侵馴狎潛消而
奪之矣惜正統以來不思變置因循至今天變潞彝置官
署豈惟騰賴之永昌非此則有附其背者聞國初麓川昂
永昌城亦自潞江上江而入蓋永昌之東有施甸鳳溪諸
彝頗稱驍悍故麓寇之入不自東南而有西北經峇都改
者自籌之審矣變潞彝之說豈待騰人發哉所謂鄙而外
之者茶山里麻是也二長官司額有歲辦州常遣人征之

視之若屬久矣。彼域於西北，為騰後倚地，雖崎險無平原，廣甸然重岡峻壁，巖谷深阻，易為倚負。其人皆我昌蠻，性柔而力健，柔則易制，健則可兵。以此之故，羣彝雖強，莫之敢犯。昔齊晉招撽江黃，臣服姜戎，卒收犄角之勢。二司據金沙江上流，彝緬悉在其下，如撫之有道，用之有方，亦騰之勁輔也。四彝卽欲妄動，虞彼之躡其後也。非心亦且少戢，其可鄙而外之，以遠彝例，視漫無聲教之及哉。所謂滋他族而窘我封域者，南甸是也。以其接壤騰南，僅二十里，故曰南甸。蓋騰之一甸也。勝國時，騰衢為府，南甸隸為州，乃騰舊屬也。國初經畫者，謂三宣撫司與騰最近，屏餘

賴之。其設官自宣撫而下，有同知、有副使、有經歷、有把事、有驛丞，各有分地而叅撫其事，皆以華人。世官為之，有子夫長，有百夫長，各有分地而稱頭目，皆錄彝人有功者為之。夫其副倅，其首領悉用華人，分攝所部，散其權而少其力，既不得而自私，又不得而自肆，彼此相角，莫敢擅專，故可以指臂使之。重臣行部，匍匐走謁，今同知而下，盡以誅滅，謂其有罪，則有罪者誅矣。錄其子孫可也。子孫若無錄，其族姓可也。族姓若不當用，別有署置以代之可也。庶彝酋無以成其自擅之謀，不失我昔經畫防閑之意。今干崖舊設屬官，固自若也。獨使南甸悉同知副使經歷把事之

地而兼有之何哉兼而有之權無所分動無所制得以專擅自制故益驕恣而不可令小有隙釁怒目相攻薄聞謹讓掉臂長往招之不來諭之不聽微拂其意不為閉釋之說卽爲阻兵之謀夫地不崇朝判爲彝壤割所舊屬而殊別之已不可以言知昔之經畫者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雖用彝會宣撫仍用華人爲副以參制之猶之可也今又併此而泯焉鄰壤異類二十里外卽威令不行是尙可以爲治乎作事貴豫用機貴密有位君子慎圖之其所論者皆籌邊大計雖至今可行也二吳一受學於陽明一受學於甘泉其學蓋有本源云省志入鄉賢

吳宗周字龍川宗堯族兄母張氏守節撫孤壽九十餘宗周養志無間先時曾授四川洪雅教諭丁祖母憂遂不復仕講學善俗著有禮記集說解

葉奕字靜侯性純篤言行不苟潛心理學不樂仕進中年卽棄舉子業以著述自娛隱居雪山著孝經演義八卷子自沛以孝稱

楊大器字宗用嘉靖辛酉舉人任四川溫江令耿介有風裁子如龍萬歷壬午舉人由珙縣擢桂林通判渾厚寡言如其父云如龍傳見後

郭文盛字篤之萬歷乙酉舉人由湘廣松滋教諭擢四川

江安令歸家耕讀訓子鄉人敬之

謝文綬字嵩嶽萬歷戊子舉人以教諭擢貴州安順推官直方寡合未幾歸

單仲禮字對廷萬歷甲子舉人授衡山令留心民事問疾苦興利除弊士民思之

沈經字載道先時司學有貢無廩餼時經懇請廩外赴京上疏抑流商革宿吏復屯役之事未報仕昭化令卒於官程希周字宗濂大竹令置學田贍諸生丁艱歸二十餘年絕跡公門人稱其賢

吳震字春門宗周子萬歷六年貢方正不阿仕深州判巡按薦厲者廉容秀雅志向高直以廉澹泊無求攝行廉平起舉等稱後引疾歸不入公門耕讀自娛

許仁字復齋萬歷七年貢任楚雄府訓導心術光明慈惠為實年九十餘卒

楊大材字東江萬歷十一年貢初任貴州宣慰司訓導家自縣教諭為人剛正

李基字文岡萬歷十年貢初任阿迷訓導陞郴州興寧教諭景東府教授致仕歸

沈希元字仁宇萬歷十六年貢由安寧訓導陞蒙自縣教

諭

周良能字撫吾萬歷二十二年貢由繁昌訓導陞四川彭
縣教諭雲南嵩明州學正

黑水

黃貞元字乾運諸生有異質喜讀古書善屬文平生甘淡
泊留心經世之學嘗爲黑水考當時傳重之考云按禹貢
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辨疑錄曰甘肅志載
甘州之西十里有居延海肅州之西地有黑水東流荒遠
莫窮所之是其源出雍州之西北而流入梁州之西南其
正西則流遶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之勢西北最
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裕流三經
廣五里而徑趨南海此得黑水之源也

者乎樊綽以麗水爲黑水麗水出吐蕃牛石下歷德慶
白馬湖出叙州入江樊氏徒知金沙江爲麗水而不知雲
南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麗水
歸東海則非入南海矣以麗水爲黑水非也程氏以西洱
河與葉榆澤相貫可二十里旣以是界別二州其流又正
趨南海然西洱葉榆皆出大理境內而遂入南海雖在公
州之西南敘外而於所謂至三危界別雍之西境者何所
與哉是以西洱河爲黑水者亦非也地志以黑水出南廣
分關山今南廣水出叙州之西南樊地其源流不過三百
餘里至南廣河則入岷江於所謂至三危入南海者亦無

所據是以南廣爲黑水者尤非也。要之出於後者爲地。別
文安之說如此。而大理志則是以瀾滄爲黑水。竊考瀾滄
金沙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則迥不同。瀾僅路四分之
一。金沙又三倍於瀾。瀾路所出地名鹿石山。在雍望俱
可窮源。上流甚狹。金沙江之源則遠自番域。上流已濶。澄
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之時。瀾滄變色。金沙自若。若
比於楊子。瀾滄一小溪。詩人小瀾水而詠如此。况在漢。儘
以津名。其形勢狹隘不足匹。江河界州域。居然可見。又注
云。其旁多松。故有琥珀。自孟養。養中來。孟養。騰人號爲迤
西。正在金沙江濱。而瀾滄不歸有琥珀。此不可誣也。由周
文安公之論。參以騰人耳目所見。金沙江爲黑水。無疑矣。
大理志曰。潞與金沙蜿蜒緬中。內外皆夷。惟浪滄內華人。
而外爨落。竊謂不然。夫三江皆源西北。而之東南。惟金沙
之外皆爨。若瀾若潞。爨夏所界。惟可以上下論。不可以內
外論。瀾水僅自雲龍州蒙化所界。正在永昌域中。爲華人
所宅。其自雲龍而上。至於土番。自順寧而下。至於交趾。盡
皆爨落。永昌郡正在浪滄之外。騰越治正在潞江之外。若
遠以浪滄之外爲爨。則永昌置郡已久。實非爨落也。故曰
惟可以上下論。不可以內外論。夫永昌騰越之爲府。爲州。
實非一日。漢唐可爲郡邑。安知爨夏不可爲封域。若以內

外界別爰夏爲黑水則版籍郡邑至騰而盡金沙江適在騰外而江外無復華人不可制置乃自漢迄今爲然矣爰禹梁州封域距黑水而黑水定以金沙江分內外別華僞其說乃是時又有鄭邦誥者亦騰越人爲高崙岡證訛云騰有山峙州東百里許舊名高黎貢俗呼爲高良工攢時百出削壁懸崖莫可殫述嵐烟靜則天山一色小陰雨則雪霰滿巔又名雪山高大爲南中第一蒙氏時僭封西嶽其岡自東轉西北約五七百里經馬面關抵大茶山連赤髮野人陸阻地直接崑崙大荒父老相傳岡盡處崖斷路絕俯視川流無力不任舟楫川外隱隱有人馬形莫窺其際嘉靖三十八年遙聞漏吳警乃於岡隘分水嶺關掘土得石碑云重修高崙岡記元至正時雲南諸路儒學副提舉止齋王某撰惜殘缺無全文始知此岡脉衍崑崙故特名高崙前三呼皆誤竊按魚龍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又史記本紀言其高三千五百餘里神異經言其廣萬一千黑水經言其遠去嵩高五萬里按神記曰崑崙地首也惟帝下都其水絕弱郭璞贊崑崙在西羌之宇博物志稱崑崙東南水流入中國名爲河邱文莊河源考崑崙直馬湖正西三千餘里大荒西經曰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邱夫言天柱言地首言地都雖據諸書似設處

誕但以地理考之其曰去嵩高五萬里其曰直馬湖正西
三千餘里此一證也以水道言之其曰在赤水後黑水前
其曰東南流水入中曰爲河此又一證也夫馬湖去嵩高
不萬里而崑崙去馬湖匝三千餘里則云五萬者誤矣黃
河自星宿海發源星宿海實在崑崙東南黑水在崑崙西
北流入大居爲金沙江獨赤水未詳今考袁山松宜都記
稱夷道縣西南九十里望州山出湧泉天欲雨輒浮赤氣
名曰丹水則去騰五千餘里又馬湖亦有赤煎水比爨道
雖近亦小惟屬貴竹建衛者近似然三水皆在崑崙前田
是觀之高崑崙東面赤水西背黑水其接脈崑崙也審矣况
國人所謂川流不任舟楫者焉知非其水絕弱乎川外隱
隱有人馬形知非西羌之宇乎且龍蹕二江夾岡西腋綿
亘千里下至木緬支隴巖漫交布南甸勢據上游誠哉天
設之險實以壯我永騰者也故爲證說其言雖支離附會
汎濫博文然特傳而著之以見昔時州人士猶有考古者
用以紀近日之荒陋也

易道南寧稔程才思雋敏爲詩文有家法早世卒

陳宗器字守之任靈川遂歸賦性謙和善詩賦捐貲修學
宮置祭田以祀先人君子以爲知先務云郡守嚴時泰建
龍光亭時吳璋旌記之矣而宗器又賦之其詞曰繫騰重

鎮寶維控諸巖而輪中夏在界西南天開圖畫瀑布奇觀
不在匡廬之下衆流縈合名曰盈江源蜿蜒於北濬勢澎
湃而南行迤飛瀾之始逝豈一葦之可航寶峰枕其左鳳
麓接其右雙壁高擎巨泓中溜雷殷殷而常鳴雨霖霖於
晴晝石矗矗以蟠空木翳翳而冬秀觀其噴薄之狀震撼
之聲鯨翻浪駭鵬擊濤驚如萬斛明珠之沉於瓊海如壯
士挽天河以洗甲兵何宓妃之好奇簾以水晶抑安期之
有道朝乎玉京織女投機斗星垂爛鮫人剖蚌玻璃瀲灩
燭龍啣耀而照千里滕六降雪而橫傾乎天塹繫自桑暎
初上山翠欲浮耀尙遠而未達靄乍起而輒收迨夫大明

麗中雲淨蒼穹日含水色水浸日容上下相盪厥態莫窮
訝彤弓懸於碧落疑長劍倚乎崆峒旣而晚風微落霞散
寺鳴鐘渚歸鴈月娥開鏡馮彝披練梨花聯桂影以婆娑
碎金混圖壁而燦爛相競乎皎潔之姿掩映乎清虛之殿
當斯時也漁歌欸乃珠光隱見河伯效靈水碧芳薦聊杖
屐以尋幽還徙倚而堪羨蓋以下有靜淵龍居其中或潛
而泳或耀而翀導以箕宿從以豐隆噓烟吸霧蕩彩凝紅
因物賦象巧奪天工由是來源者喻觀瀾者怡或公餘寄
興或情暢賦詩或歌滄浪以濯纓或偕童冠以爲期在昔
達人樹棠旣芳來遊構亭表以龍光蓋取靈物之迥異而

大觀之非常也其詞雖不甚工姑存於傳以見前賢之風韻云

楊如龍萬歷舉人常著貽貢碑其文云我國家取士有三途首鄉會而次歲貢至於貢卽古者取士於鄉用貢於廷之意明天子臨軒而策試之較之甲科亦榮途也獨騰越距京間關萬里以天下論此爲最遙故遊是途者非以遲暮自畫卽以財乏自灰舉朝廷經年養士與士人窮年自養咸付之一擲彼庸俗輩亦得以指而非之若謂無實用夫士豈真無用哉其所以爲用者誠也大夫冉公奉命來守是邦下車甫時方求務自此一節卽慨然有加惠後學之意乃謀諸衆衆以舊有膳銀貽貢之說爲對公曰此不可推而廣乎衆又舉永昌各學膳銀盡貼正貢之例爲對公曰此獨不可做而行乎諸生遂承其意旨折諸衆論以春夏二季分送二師爲各生節儀之費以秋冬二季幫貼正貢爲貢生赴京之資其歇貢年分秋冬膳銀又任各生分領永爲定規具呈於學值視學事張君則心公之心者卽轉文於州公郎書於文曰公議旣非一人之私兩季亦適中之道將來歲貢不啻自今日義助成之矣復請之撫彝周公亦喜其義遂令勒碑石以永其惠夫隆師親友其俗乃淳今舉朝廷養士之需一以奉師雖不可云隆然未

必非返薄爲隆之機也一以助友雖不可云親然未必非
聯疎爲親之漸也夫一舉而兩善因之於人心世道能無
補乎或者曰是則非矣第此一涓滴耳一尺楫耳余曰涓
滴雖微亦足以活涸轍尺楫雖短亦足以轉滯舟士當窮
檐一錢莫錯藉此亦可以遊神京通仕路與科甲輩比榮
而齊芳是以涸轍之有資於涓滴滯舟之有取於尺楫也
第恐時久事湮將將來者不無改絃易轍之思遂紀諸石
以垂不朽云卽此文而其志可知矣如龍溫江令大器子
已見前明之屏字柱石萬歷甲午武舉平猛廷瑞叛以從
征功陞指揮同知其後又有陳經國張重任經國指揮陳
昇之後也崇禎壬午科舉人有雅尙永明來澳召之仕不
就託疾隱於雪山重任生員張文慶之子也時從唐王在
福建任漳平縣知縣後赴粵由部郎拜廣東道御史永歷
四年授四川巡按歸吳志以爲前明人物惟吳璋吳宗堯
二人出處不苟倡明道學於邊城荒服之中居家亦節孝
沉芳不愧鄉賢矣至於陳經國不受永明之召顧其家世
受明恩不從亡不殉難張重任旣仕唐王於閩爲知縣復
仕永明於粵爲御史至澳巡按四川閱其家誥勅父母妻
子均受寵錫其子名雖不傳而其在禁旅爲武秩見之
典而巡按勅命與勅四川長寧伯王璉璫之詔皆在其家

其爲赴蜀未經宣命或聞永明入緬而歸二者必居一於此受恩如是不從亡不殉難均非忠盡之臣也故列之附錄吳君之義例亦嚴矣哉

孝義

蘭剛字德中千戶愈次子正統間隨父征麓川愈累功陞副千戶剛亦應授外所鎮撫乃白父曰吾祖宗世爲正千戶中葉而爲副今幸父子俱立功若併論祖職可得也愈曰武廕以長我死汝兄繼之置汝何地剛曰爲子弟當竭力於父兄耳奚以得職爲乃偕白王驥驥嘉其孝讓併功於愈爲千戶父卒兄襲剛友愛有加年八十六而終

吳榮字仲華醇厚坦直人有爭者咸質平之一日與蘭剛暮歸一屠兒醉臥道中墜二十金於側榮恐爲他人所得拾付剛令僕兒守屠兒俟醒歸之終身不明

周琮州民晚行得遺金歸付其妻仍往拾金處伺之至夜一人來尋金詢之得實還之此人稱貸完賦出子於獄者分謝不受其人祝曰願天壽公夫婦官公子孫也

吳潤貢生事親孝在溫江教諭奉父同行色養備至父沒扶襯歸葬服除補上海教諭模範端嚴善於啓迪居鄉二十餘年操履嚴潔不納饋遺友愛庶第入上海名宦

楊茂字廷秀性質朴好義樂施嘗歸人遺金置義田捐棺

具人有貸者力不能償輒折其券行事多類此

林興祖字宗嗣少孤母性嚴事之得其歡心或微愠必曰求慰解母疾檢方書曰須得虎睛調藥興祖竭誠額天道城北得虎往購其睛合藥母愈

鄭永生字壽伯嘗結廬東山藝田忽鄰婦有私奔者永生不答馳歸家人問故給之曰偶因疾歸耳時以陰德教家人年八十七而卒

張邦教字敬敷萬歷丙子舉人事母鄭氏篤孝三上春官授金堂教諭擢思南府通判清正嚴明巡按三薦之以母老堅乞歸足跡不入城市曾修州志三卷惟衛秩存

沈祥州民尚義親賢有人遺寶石於路祥拾歸訪還其主又有遺治喪之金者祥亦拾而還之

童祥百戶元族祖也元以優給赴京襲職祥為輔行至涿州鉉病痢不能騎祥襁負至京晝夜視疾比痊得襲乃市大明律全帖仍負以歸至家設祭於宗廟謂元曰汝識此書得免刑憲且不罪及無辜也

李思善衛所人事父母極孝葬後廬於墓側三年絕跡城市

王謨左所人平生質朴尤精於醫四十失偶不再娶州守陳克侯舉為鄉大賓年九十有餘矣

張鸞字振廷爲諸生鄉試赴省有友附以金中道遇寇資囊盡爲所劫而此金獨存遂借貸抵省仍以原金付之陳天爵州民業傘爲生朝夕不繼父母庶母相繼而歿三傭於李思善家以營葬

侯珍嘗受人老母之託代嘗湯藥教子耕田淡然自足姚玘諸生讓貢於兄安貧授徒

殷賢伯父鑑受世職五十無子賢應襲讓職不受勸伯娶妾生弟弟卒又出資助仲任襲祖之職

陳世培世襲指揮使昇之後也明末孫可望等據滇其黨僞總兵楊武至騰迫脅紳士世培父夢熊抗不爲屈武怒將杖之世培不忍父受刑懇以身代竟斃杖下繼夢亦死於賊

方技

明王琚右所人正統間王驥征麓川數載糧餉會計未明下令有能總之者秩三級琚進詣驥命總之口中上其數驥喜甚及班師授以世襲百戶辭曰小人賤技非親矢石敢冒此職且世之哉竟不受又州人黃浩性靈敏多才藝長於畫精於易本衛左所百戶王佐精四家字體又善作山水羽毛遠近多尙之叅將沐崧欲収之幕府不就致仕免又有劉應奎字松庵木逢春字培峰張喬五梁鑑焦發

榮俱精醫術而榮鑑尤甚於飲酒五行卽止恐有誤也以
方技見者八人而王琚之不受官襲王佐之不入幕府何
其達耶

陳鳳典河南新野人也受異人傳有接骨神術流寇攜入
滇呼爲老神仙凡腸出骨折苟有餘息皆能醫治甚至易
骨縫腸割肌取鏃皆人所驚見者永明王時至騰越居焉
隨卒初鳳典爲張獻忠所得以醫見狎賊醉時怒所愛姬
命賊殺之左右咸謂此大王所愛醒必呼之而不得汝必
死矣乃急求鳳典爲活此姬乃以桑皮縫項而藥之卽活
而項痕添一線微紅更媚矣其術皆此類賊以老神仙呼
之曰吾欲使吾軍皆知有神仙乃集凡爲臺高數丈置老
神仙其上危慄甚使數萬賊羅拜其下盡呼老神仙謹聲
震地由此得驚悸疾趙貞吉言其術通神顧乃爲賊用獻
忠死孫可望挾之奔滇故卒於州也

烈女

明楊氏谷添生妻也正統三年思任法寇邊舉家出避金
齒其夫從征染瘴死屍還楊痛哭自縊旌表並復其家
頓氏衛學生張榜妻榜卒遂飲毒其母強持解之夜半復
自縊事聞旌其閭曰貞烈

梁氏諸生黃桂妻寡時年二十四不御簪環養姑教子年

七十餘節操如一日正統間旌門

林氏騰衛後所千戶華松妻年十七而寡矢志節養姑撫遺腹子復春襲松職未幾復春死再撫孤孫以存華氏

陶氏諸生林鳳妻鳳疾密割股舖之弗愈鳳謂罔曰吾度不免汝少奈何氏泣曰所不能從夫者以二子在襁褓耳敢有他志鳳死杜門深居孝事舅姑喪葬盡禮天順間旌表

張氏諸生吳璽妻璽卒張執節不二教子有成天順間旌表

鄭氏庠生張晟妻晟故守節撫其子邦教中宏治鄉試氏年八十卒旌表

梁氏常應學妻爲棟女年十八適應學甫六月而學卒痛哭自縊

王氏諸生陸緒妻緒卒氏守節逢節輒哭歷三十餘年卒事聞旌表

陳氏諸生趙萬善妻善歿遂自縊家人急救不得死其姑嚴防之割耳以見志督學使者獎之

陳氏岳松妻早寡矢志養姑教子三十餘年嘉靖時旌之汪氏諸生陳大道妻夫卒撫孤守節始終如一事聞旌表

李氏諸生楊啟陞妻陞卒李守節教子二十一年如一日

黃氏千戶鄧文妻文卒守志姑媳相係爲命者五十年以
壽終事聞旌表以上俱
入省志

潘氏庠生陳嘉猶妻嘉猶卒潘矢節撫孤歷五十一年清
操彌厲壽八十二卒

黃氏應襲舍人王繼勳妻勳卒無子黃紡績自贍苦節四
十餘年始終不二

沈氏千戶譚惟光妻惟光卒父母欲奪其志沈誓死守節
撫孤崇本得以襲職壽八十而終省志

吳氏州民胡思定妻定卒吳撫孤子起龍又卒氏矢節
厲年六十五終

楊氏東川府判陳大受妻守志訓子壽七十五卒

陳氏諸生侯必封妻封卒堅守苦節朝夕不相繼者三十
六年

段氏諸生董槐妻槐卒子甫六歲段守節三十五年撫其
子瑞鳳以孝稱當路旌之曰一門節孝

李氏楊正茂妻正茂卒李守棺誓死翁姑救之氏忍死守
節三十餘年

張氏州民李志高妻高卒撫子守節四十八年壽七十五
而終

頓氏廩生張校妻校疾篤氏割股療之及卒氏服毒親

諸婦救之復自縊

原氏劉氏吳宗堯妾堯卒原劉抱屍號痛俱服毒其姑前
之三日後原自縊劉殮原畢潛入臥內亦自縊及啟笥視
其殮物無不預具事聞旌之曰恩旌雙烈省志。以上以節
烈著者二十六人而又有四貞焉

段貞女年十四許聘林氏子未適而杵卒段竟以處子守
節不嫁壽八十二事聞旌表

尹貞女幼以事親立志堅冰守至六十餘年守節不二州
守旌獎之

沈貞女幼許聘王仲未適仲卒氏守貞不字壽六十

謝貞女年十五行聘劉秉公子未適而杵卒陳守貞不字
壽六十終。以上貞女四人而尹貞女更奇可謂北宮
嬰兒子矣

李材傳
作經

礫飄者孟養思氏之女嫁宣慰罕奉姪思義也思義同母
恩氏歸管孟養劉縶兵至思氏卒衆歸順擊殺莽會兵復

其故土密堵速道二城已而莽應裏徵兵於二城不應引
兵攻之思義戰敗自縊死礫飄聞之亦縊死其母思氏堅

守待救金騰道李材遣兵救之夫礫飄舍死從夫固為彛
婦中僅見者即其母思氏一老女子既知歸順天朝又能

守其故土及勢處危困乃能固守待援始終不變其亦人
中傑出也

傑也哉

年送者蠻莫土司思哲之妻思順之母也萬歷時順隨其
父投緬罕送與次子思華孫思尙守蠻莫後順棄緬而歸
緬犯邊放順復投緬緬旣退順使人迎其母罕送母殺其
母首與思華思尙來奔時嘉其忠義棲之于崖歲給廩
米銀帛以贍之夫罕送子然孀婦遭其夫與子反覆不義
乃能撫孤抗節獨立不懼繼復斬使拒子慨然來歸可謂
知順逆大義者矣雖古誠敬夫人何以過焉

國朝潘氏張重任妾重任於明季時官四川巡按監察御史
歸而卒潘氏年二十有二泣曰妾欲相從於地下奈季子

乳穉我死則誰撫之乃誓節堅守自訓教子本中由孀生
而恩薦文學淵通人以爲得賢母之教云

楊氏諸生蕭文蘭妻蘭卒氏年二十子甫二歲家貧堅守
節撫孤成立當路旌其門

徐氏王之霖妻相敬如賓之霖病氏奉事惟謹湯藥必先
嘗之霖故抱屍號痛隨自縊州牧楊端憲副將林雄親爲
祭奠

馬氏明之望妻之望卒氏年二十國子彩甫三月馬誓死
撫孤彩成立聚媳有子彩又卒撫孫萬聚至於成人媳馬
氏甚孝人稱一門節孝

趙氏諱生魯舜鳳妻氏適舜鳳未一載而卒趙年未及笄以死自誓魯族人憐其無出以侄禹諫爲之嗣未幾禹諫亦死氏子身苦守如蒼松翠柏鄉爲女宗年八十餘卒施氏趙倫妻倫卒時氏年二十九子七齡守節四十四年氏家貧奉舅姑甚孝教子及孫皆食飢於庠氏紡織未下機居旁大枯樹忽倒破屋梁氏機上屋橫架一木卒無恙蓋天相節婦云

羅氏趙密妻密卒時氏年二十七氏誓守節子必豫甫二歲苦節三十五年子成立入泮復故繼撫其孫節操凜然黃氏生員趙廷亮妻廷亮卒時年二十七上有八旬老姑下遺五歲孤兒氏堅守清操族中有欲奪其志者誓以死守姑年九十而逝喪葬盡禮教子玉讀書入泮居孀四十三年年七十而卒今其孫煥黎光黎相繼登庠人以爲苦節之報應具詳請旌

李氏番國華妻年十七於歸一載夫亡遺腹四月生子元臣氏矢志奉孀姑勤紡績姑歿竭力喪葬育子成立教其長孫澤浦早登庠序亦爲苦節所致云氏卒六十有六

仙釋

第

李賢者大理人名買順滇志又名李成者戒律精嚴人呼爲賢者蒙詔時常宿黑塔寺及金輪寺募修圯廢梓人士

工數十人日不舉火持巨鉢丐食而人各飽足蒙氏於大
理建崇聖寺賢者為司厨侍者侍成王謂眾曰殿中三像
以何為中尊眾未及對賢者曰中尊是我王怒其不遜流
之南甸所宿主家婦產難乃摘念珠一枚使吞之珠在兒
手中擎出棄之於地叢生珠樹每苞百八枚及死南甸人
焚其骨瘞黑塔寺至今無蚊蚋霜雪有商人夜經其地見
赤光以為寶也掘地得白骨囊之而去路宿昌伽亭家恐
人夜見光置囊於竹林中伽亭見光明如晝疑商有寶珠
商人具告伽亭貨得之後高榮建圓通寺塑像求聖賢骨
為五內伽亭獻於鄭買嗣安國二年二月作佛遠近各以

昌伽亭
人姓名

僧號初
元壽安
國蒙蒙
氏在昭
宗天復
年

陳後陳
之孫

池水
人

骨聚及散圓通寺之像誤入他骨遂以賢者之骨入崇聖
寺作中尊果應其言

摩伽天竺人蒙氏時棲於長洞山中闡瑜伽之教演法秘

密祈禱必應按一統志作庵伽陀長洞山即寶峰山也上有王寶寺又土山龍池金輪寺濟旱石遺蹟

黃甬騰衛人入佑聖觀行持符籙驅邪治疾頗驗明宏治

早寅夏旱兵備道趙炯延術士能禱雨者指揮陳儀以甬

對召問甬對曰不必懸旛驅雷能竭誠必有感也炯率父

老齋戒徒行數日天雨如注炯喜謂甬曰詎意黃冠中所

言有合吾儒格致之理耶甬自此戒行益嚴人呼為松溪
練士

淨寬字法界西蜀人萬歷年至滇遊於騰州建雲峰萬福
二刹剛直不阿時推名宿化之日有天鼓紅光之異

道明字心安川北人姓潘氏崇禎時遊學至滇來騰見雲
峰幽勝遂師淨寬爲僧住山四十餘年戒行精嚴爲一方
所仰年八十七見有持旛來迎者遂化

寶藏北直人明季自雞足寶臺山來騰見尖山雖中懸而
無重裏與其徒徑空覺山至龍王塘遂龕坐蓬處者二年
州人爲之感動爭負木運竹先結一楹爲居後遂勸興隆
寺云

徑空四川人曾從戎爲先鋒復重慶援遼擾黔所向有功

後爲騰越叅將旛牌薙髮於甘露寺從師寶藏師獨坐空
山徑空募山下爲燃一指開瓶此山亦奇人也又有行脚
僧爲寶藏師徒鋤地者本姓蕭號無念名道明爲無錫張
涇橋人徐霞客遇之如舊相時

德潤字香谷姓俞氏國初隨父宦於滇每有出世心遂於
雲峰山出家行頭陀行建刹接衆又募緣施粥以濟貧民
理善事最多後遊昆明坐化於小東寺

李成德山西大原人康熙八年來騰齋居蔬食性地坦然
知靜定功好施濟竭所貲置莊田盡其所出爲修龍江橋
資先年騰有火災成德至火頓息因議置大缸二十四以

積水水積而火災消後缸廢火復告災成德又捐貲置之
又修曲石橋適疫疾興成德所至疫疾悉除修緇筭橋其
地多虎患成德至虎患遂絕人以此奇之李曰偶然耳